

## 欣闻欧洲校友会成立有感

杜澄同学来函约稿。虽与她同为 77 级校友，似曾谏面却不得相识。读完她的邮件，立刻为她的热忱所打动。打开她随函附上的链接，中山医科大学欧洲校友会的网页已初具规模。整齐醒目的版面安排透出创建者的细心。徽章的设计也有独到之处。从中可以看出，欧洲新校友会的组织者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在筹备此事。其声势之大，安排所及之细微，实在使人佩服。

出国之后，做过一些社团工作。初时任留丹(麦)中国学人学者联谊会副主席，转赴美国后担任数届华盛顿地区中国大陆大专院校校友会联合会副会长。甘于副手，乐任军师乃是本人生性不愿太多担当。虽然曾任中山医科大学美东校友会华府分会的会长，也缺乏象欧洲校友会的筹备者这样的热情。本地一位侨领有段经验之谈："要做好社团工作，一是要有能力，二是要有时间，三是要有奉献精神。"前二条相信大部分人不缺乏，唯独最后一条是难之又难的。一场活动下来，短短就那么一、二小时，曲终人散的时候，不知有多少人知晓组织者台前幕后做的工作。不仅自己忙，还要搭上配偶，所谓"买一送一"。不过社团工作其中的乐趣也是局外人难以体会的。可以想象当中山医科大学欧洲校友会金秋时节在花都巴黎成立时，看见由于自己的努力，能使多年未见的校友欢聚一堂，上下铺的同窗不期而遇，组织者们那心中的满足一定难以言传。

离开欧洲八年多，仍然十分怀念在那里的美好时光。哥本哈根那湿润的空气，屋后花园里的老梨树，冬日教堂顶上的风向标，还有那夜间石板路上脚步的回响；在伦敦时，东区寄居的红砖小楼房，UCL 附近温情脉脉的小酒馆，图书馆里那特殊的书卷味，还有那有着系着皮围裙工友的印制博士论文的小作坊；汉堡海港那冷冷咸咸的海风，慕尼黑街道上结实的有轨电车穿梭往返；那被女儿当年称之为"世界皇宫"的巴黎；法国南部图鲁斯市岸柳成行的小溪畔留下的脚印串串；奥地利萨尔斯堡周围的音乐之声，多瑙河上驳船汽笛的欢唱；瑞典斯德哥尔摩水城的妩媚，马尔默牧鹅少年短笛悠扬；那一座座神秘的古堡，那一幢幢庄严的教堂。虽然那段生活已深深印入我的记忆中。但也任由时光的流逝将其慢慢地冲淡。如今知道有许多像我一样的中山医大学子留在那古老的土地上，那些美丽的画卷一下又鲜艳如常。

三周前一日下午经北京返美。隔邻登机口正通知旅客登机。那是飞往哥本哈根的 SK996 航班。十四年前，正是这同一航班号的 SAS 飞机。带着我的梦想和和对未来的憧憬，在那夏末秋初送我出国闯荡。在那登机口停留了小会，隐隐然盼着能不期而遇留在那童话之国或是由哥本哈根转机前往瑞典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朋友或同学。然而鱼贯而过的陌生面孔使我有些失望。再过十几小时，他(她)们就会散布在我熟悉的黄色 BUS 上，S 火车的车厢里，或漫步在我走过千百遍的古老的石板街道上。也许迎面朝他(她)微笑就会是我亲爱的同桌同窗。

愿中山医科大学欧洲校友会不断壮大，愿在欧洲的同学们身健事业旺。

(七七级卫生系庾旌生零八年六月二十二日于马里兰州肯辛顿市)